

云中歌

桐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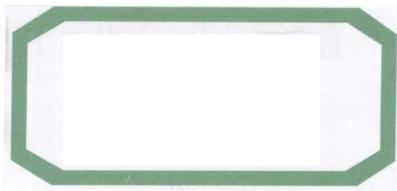
◎著

YUN ZHONG G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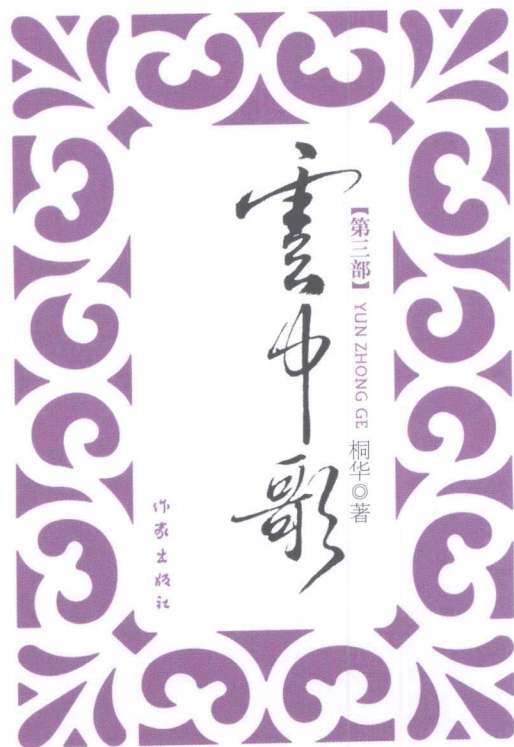
【云中歌3】

无垠的金色沙海，雪白的天山骆驼，我穿着绿罗裙，明眸浅笑。
千山万水的祈祷，不为这一世的相守，只为来世的相逢……

作家出版社



24



【第三部】 YUN ZHONG GE 桐华◎著

云中歌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中歌. 3/桐华著.-北京:作家出版社,2008.4

ISBN 978-7-5063-4276-6

I. 云… II. 桐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38302 号

云中歌 3

作者:桐 华

责任编辑:李宏伟

特约监制:孟 祎

特约编辑:杨 俊

装帧设计:小 贾

出版发行:作家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100125

电话传真:86-10-65930756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(邮购部)

E-mail:zuoj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a.net.cn

印刷: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166 × 235

字数:381 千

印张:20

版次:2008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:978-7-5063-4276-6

定价:24.8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CONTENTS

- 第一章·慧极必伤、情深不寿·001
- 第二章·悲莫悲兮，永别离·014
- 第三章·心字已成灰·023
- 第四章·血染同心缕，泪洒长命花·046
- 第五章·天易老、恨难酬·059
- 第六章·天山月依旧，不照去年人·075
- 第七章·故剑情深千载颂，人心难测万古理·093
- 第八章·而今才道当时错，心绪凄迷·109
- 第九章·人心尽处竟成荒·124
- 第十章·愿以此身，受你之痛·140
- 第十一章·人生只似风前絮，欢也零星，悲也零星·151
- 第十二章·当时断送、而今领略，总负多情·167
- 第十三章·多情总为无情恼·187
- 第十四章·孤鸿语，三生定许，可是梁鸿侣·203
- 第十五章·破茧成蝶·218
- 第十六章·当时不是错，好花月，合受天公妒·229
- 第十七章·只应碧落重相见·247
- 第十八章·此情已自成追忆·261
- 第十九章·明日天涯已陌路·273
- 第二十章·落子勿言悔·281
- 第二十一章·凤归何处·290





295 · 跋

298 · 最后的告别

303 · 爱云者说

305 · 青青陵上柏 by 随风 1234

307 · 孟珏性格中的魔性 by 随风 1234

310 · 我所欣赏的绿叶 by 琉璃清梦

312 · 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 by Supermerry

314 · 《诗谜》by 暗香盈袖

315 · 《凌云诀》by 水菁

  CONTENTS



树上的叶儿快落尽时，刘弗陵离开了长安未央宫，移居骊山温泉宫。

大部分的事情已经不再亲理，每日里只在温泉宫内接见几个大臣，政事都委托给霍光、杨敞、张安世、隽不疑四位议政大臣处理。

在议政大臣的选任上，朝堂内起了不少风波。忠于皇权，或者对霍氏有怨的人拼尽全力想维护皇族的利益，力争使刚调回京城的赵充国将军能被皇上委任，而霍氏集团则全力排斥赵充国将军。激烈斗争后，霍光、杨敞、张安世、隽不疑四人被任命为议政大臣，这样的结果令很多人心寒。

丞相杨敞是霍光挑选出的墙头草，哪边风顺向哪边倒。

右将军张安世虽然不至于像前丞相田千秋一样对霍光毕恭毕敬、唯唯诺诺，可也从来没有违逆过霍光。

至于京兆尹隽不疑，朝堂百官都知道他仕途的转折点是“卫太子冤魂”事件。隽不疑少年时就才名在外，暴胜将他举荐给先帝刘彻，刘彻虽封了他一个官职，却一直未真正重用过他。刘弗陵继位后，夸赞过隽不疑的才华，可也从未给他升过官。长安城门惊现“卫太子冤魂”事件后，隽不疑反应迅速、处理得当，将慌乱化解到最小，得到了霍光的注意。霍光向皇上进言，当即将隽不疑擢为京兆尹，负责审查“卫太子冤魂”案，隽不疑不负霍光赏识，行事果断严厉，将冒充卫太子的人斩杀在闹世警众。自此，隽不疑才真正开始成为汉朝重臣。

这样的四个议政大臣，以后的政事谁说了算，还不明白吗？

远离了长安，似乎也远离了矛盾和烦恼，至少对云歌而言是如此。

以前陵哥哥一日的时空中，真正能给她的很少。常常是，她早上起来，他已经离去，直到深夜，她才能见着他。而如今，他将他的全部时间都给了她。

没有了宫规限制，不必担心暗中的窥伺，更不用畏惧未知的危险，他和她过起了寻常夫妻的日子。

云歌洗手做羹汤，他看书、写字、作画、吹箫。

两人手牵着手，在山涧漫步，看溪流、看瀑布、看云起、看霞飞，或者什么都不看。

云歌教他如何做陷阱捉鸟，最后，师傅才捉了三只，徒弟却捉了九只。

他教云歌如何刻印章，云歌总是将刻刀的刀刃弄断，一个字未雕成，后来却拥有了一枚世上最精致的玉印。

一次，两人雅兴大发，天不亮就起床，去收集竹叶上的露水，拿回来煮茶，忙了几个早上，终于收齐露水，喝到了茶，却齐齐感叹道：“味道不过如此！不值得！”第二日，两人睡到日过正午，才肯起床。

他们还一起泡温泉。

刘弗陵以前一直不明白父皇为何将温泉池修得如此古怪，特意安放了玉枕，却位置奇特；特意修了玉榻，还不止一个，可式样古怪。至于别的东西，他更是没看懂过有什么用。当然，他也从没有想过去弄懂，以前每次来骊山，他都只是在池边，靠着玉枕静静休息，人虽在温泉中，心却系天下。

可云歌不同，她不是泡温泉，而是在温泉里面游来游去，对所有不明白的东西都好奇，都想弄明白。云歌心思聪慧怪异，有一般少女所没有的大胆热情，还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坚持，在她孜孜不倦的探索下，羞红着脸的低低细语中，他也渐渐明白了温泉中所有设置的功用和深意。

一日午后，残酒刚醒，他信手涂了一幅画。

一池青波荡漾，两只鸳鸯共戏。一只在水面，一只半沉在水底。侧角题了一句“忆来何事最销魂”。

云歌看到后，先是羞恼，夺了画要去撕，刘弗陵笑看着她，并未打算阻拦。

不料云歌眼珠一转，拿起细看，霞染双颊，唇角微翘，似笑似怒：“夫君既如此‘喜欢’，以后就每次都画一幅吧！”

刘弗陵脸上的笑顿时僵住，云歌却捧腹大笑。

山中日月竟如梭，刘弗陵只觉得每日的时间都那么短。在他的一生中，他从未如此盼望过时光能慢一些，可光阴却越发匆匆。

他心痛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疼痛也越来越剧烈，已经瞒不住云歌了。

万箭穿心般的痛苦，让他的身体根本不受自己控制。轻时，四肢痉挛；重时，整个身体都会抽搐。

天
下
無
雙
美
女
集
錦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26
27
28
29
30
31
32
33
34
35
36
37
38
39
40
41
42
43
44
45
46
47
48
49
50
51
52
53
54
55
56
57
58
59
60
61
62
63
64
65
66
67
68
69
70
71
72
73
74
75
76
77
78
79
80
81
82
83
84
85
86
87
88
89
90
91
92
93
94
95
96
97
98
99
100

刘弗陵先前还很担心云歌，可后来发现，每一次发病，云歌都未显惊慌，她总是很平静地抱着他，在他耳旁轻轻说着话，有时候是个故事，有时候是个笑话，有时候是一首诗，有时候什么都不是，只是一遍遍唤着他的名字。

“陵哥哥，陵哥哥……”

他在疼痛中昏迷，坠向黑暗，却在她的语声中，靠着眷恋不舍一次又一次地熬过锥心疼痛。

他答应过她，要在雪落时陪她堆两个雪人。

可当冬天的第一场雪飘落时，他已经行动困难，不能再陪她去外面散步，堆雪人成了永不可能实现的诺言。

他望着雪，心下黯然，云歌却笑偎在他身边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躲在屋子里拥炉赏雪才好。”

在她的笑颜中，他心里释怀的同时，涌起了苦涩。

他命刘贺来见他，两个人在屋里单独谈了两个时辰。刘贺出来时，脸色难看，眼中有迷茫、不解以及不平。

随从小声说：“王爷，雪飘得大了，不如改坐马车回长安。”

一句普通的话语，却让他呆呆站在了殿门口，眺望着远方的路，似乎不知道该作何抉择。随从不敢催他，也只能一动不动地站着。

云歌抱着个食盒快步而来，怕食物变凉，还特意用斗篷捂在怀中，突然看见远处一个头发眉毛皆白的人立在雪中，身后还有一群“雪人”毕恭毕敬地躬身而站。

云歌绕了一下路，走了过去。

“大公子，‘迎风赏雪’倒是风流雅事，不过你自个儿风雅也就行了，何必强让别人和你一块儿风雅呢？”

刘贺这才发觉身后的随从，挥了挥手，让他们到屋廊下候着去。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云歌，笑起来，笑容很是意味深长，云歌被他笑得莫名其妙。

“你笑什么？我怎么了？”

“我笑你梳错了头发，都进了我刘家的门了，怎么还一副姑娘的打扮？”

云歌脸“腾”地红起来。羞归羞，气势却是不弱，恶狠狠地瞪着刘贺：“一双贼眼睛，整天就知道瞄女人！哼！你若再敢对长辈不尊，胡捣蛋，我可叫他打你板子了！”

刘贺大笑起来，只是笑声虽洪亮，却听不出一丝欢愉的意思。

“你怎么了？有什么烦心事吗？”

刘贺吊儿郎当地看着她，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能有什么烦心事？我啊！我快乐得不得了。你怀里鼓鼓囊囊，抱着的是什么？”

“我做的菜。”

刘贺一听来了兴致：“自从‘雅厨’消失，我可是很久没吃到一口像样的菜了，都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云歌将食盒递给他：“红衣姐姐呢？”

“在山下。”

“那你带下去，和她一块儿吃点吧！顺道帮我给她带声好。”

食盒不大，却很精巧地做了两层，第一层放了两道菜，明月鸽松、翡翠玉带。明月鸽松鲜嫩清香，翡翠玉带色泽明艳，让人一看就生食欲。第二层放了三道菜，一盘五色杂饭，一盘盛放着两个滚圆的团子，只闻幽幽清香，却看不出来用什么做的，还有一盘看着像红霞白云汤，可红霞白云汤应该是汤水，这盘菜却是晶莹剔透的凝胶状。

“这究竟是不是红霞白云汤？”

“算是，也不算是。前面的用料都一样，挑选色泽鲜艳的陈年腊肉，配豆腐做汤，不过汤料里加了一味比较奇怪的东西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桃树的树枝上常会有一种液体流出，干后凝结成半透明的胶体。‘桃胶’刚流出时清香扑鼻，比桃花还香，把分泌不久的桃胶采集回来，放置在密闭的瓦罐中保存，入汤、入菜皆可。”

刘贺啧啧称奇，用此入菜，第一次听闻，亏云歌想得出来。

“这是什么？闻着有股梅花的香味。”

“雪醉梅蕊，把南边进贡的一种稻谷磨碎成粉，用陈年的梅花酒作引，入口软糯，只是不易消化，所以不可多吃。吃的时候，用银刀从中间切开，还可以看到两朵梅花并蒂开放，配着外面的白色，就好像开在雪中的梅花。”云歌一面说着，一面去盖食盒，“小心凉了，要吃就快点去吃。”

云歌在这些菜中花费的心思非同一般，看她先头还珍而重之地捂在斗篷下，现在却是说给就给，毫无疑问，刘贺笑问：“我和红衣吃了，你们吃什么？”

云歌笑咪咪的，眼睛弯弯如月牙：“宫里还有大厨房，我们就将就一顿呗！只望你吃了美食后，能真心笑一笑，不要再那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，看得人……”云歌做了个打寒战的动作。

刘贺脑子里闪过月生醉酒的画面：“她……她笑起来时，有一双像月牙一样弯弯的眼睛；说话时，像驼铃一样好听；站在那里时，像一棵树一样漂亮……”



他当时嘲笑月生：“驼铃是什么？就是铜铁的铃铛，那声音好听吗？银铃一样的声音还差不多。女人像树一样，能漂亮吗？像花一样才算漂亮。”后来才明白，对曾在沙漠中挣扎过的人而言，驼铃声就是人间最动听的声音，绿树就是世上最动人的景色。

“月贤弟，你不会是看上人家小姑娘了吧？难怪我送给你的姑娘全被你退回来了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喜欢，她就是天上的七仙女，我也给你弄来……”

一句玩笑，却让醉意阑珊的月生勃然大怒，人都立即被气清醒了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？当年我年纪小，又因为吃了不少苦，性子偏激狭隘，人家救了我，我却连谢都不肯说，这些年道理懂得越多，越是愧疚，我是真心感激他们。”

看着月生铁青的脸，他知道他说错话了，以月生的性格，若真喜欢一位姑娘，反倒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连忙又是鞠躬，又是作揖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言语造次了。”

……

“喂！你在想什么？”云歌在他眼前摇手，“你今天究竟怎么了？”

“不小心想起了一位故人。”刘贺摇摇头，高声朗笑起来，“好！我收下你的食物，不过我也不会白收你的东西，所以就不谢你了。就此告辞，来日有缘再会。”话一说完，他就笑着向山下大步行去，在屋檐下躲雪的随从们忙跟上去。

漫天雪花中，他在快速地远去，似乎仍能听见他的笑声，可那笑声伴着风雪，总觉得透着股悲凉无奈，似壮士断腕，又似英雄末路。

云歌不解地望着刘贺的背影，却没有时间多想，她的心中装满了另一个人的身影，未等刘贺走远，她就反身向大殿内跑去。

刘贺这一去，没有返回长安，而是直接回了封地昌邑国。

刘弗陵又命刘询来见他。

雪已经落了两日，却仍落个不停。山道难行，刘询弃马步行。到半山腰时，有宦官出现，命刘询的随从止步，只准他一人上山。何小七想开口理论，被刘询看了一眼，只能安静退下。

宦官朝刘询淡淡点了下头，人隐回了林中。

蜿蜒的山道上只剩了刘询一人，抬头望去，天地皆白，红尘空无一物。

因为大雪，溪水封流，鸟兽隐踪，世间唯一的聲音就是雪落的簌簌声。

在簌簌声中，刘询走了一个多时辰，才到山顶。往日色彩华丽的温泉宫被白雪

换了颜色，一座银装素裹的宫殿伫立在白茫茫的天地间，素净得让人心头压抑。

接待的宦官都神色阴沉，不苟言笑，刘询也步步小心，言语谨慎。

忽然看到山坡上，一个人身披大红斗篷，怀里抱着几株怒放的红梅，沿坡而下。刘询只觉天地顿亮，胸中的压抑不知不觉中就散了许多。

因为梅花太多，将头和脸都遮了去，看路很不方便，她一面小心翼翼地下山。一面又要小心怀里的梅花别被伤着。

几处石块上的雪已结成冰，石块本身又有些松动，她脚下一滑，人就跌跌撞撞地滑了下来。

刘询和他身前领路的宦官都是大惊，同时向前飞掠而出，宦官虽然人在前，却后于刘询到。

刘询半抱半扶地去接云歌，云歌大叫：“别伤着我的梅花！”刘询忙胳膊使力，避开梅花，将云歌侧揽到了怀中，入怀处，只觉得幽香扑鼻，也不知道究竟是花香，还是人香。

云歌立稳了脚，先探看梅花，见没事，方笑着和刘询说：“多谢大哥。”

刘询问：“雪路难行，怎么不叫个人陪你去折梅？”

云歌淡淡一笑：“我喜欢自己做这些事情。”

刘询还想说话，一旁的宦官阴沉沉地说：“皇上等着见侯爷呢！”

云歌道：“你下去吧！我正好要过去，和大哥同路。”

云歌发话，宦官不敢再多说，行了一礼后，安静退下。

刘询想帮云歌拿梅花，云歌盈盈一笑，说了声“多谢”，却未接受他的好意。

行到正殿，云歌小声问六顺：“里面还有人吗？”

六顺点点头：“几位大人仍在。”又对刘询行礼说：“侯爷略微等一会儿，奴才这就进去禀奏皇上。”

刘询暗惊，皇上还召见了别人？他在长安城内并没有听闻此事。

一会儿后，六顺归来，对刘询说：“皇上命侯爷进去。”

云歌眼巴巴地盯着六顺，六顺笑道：“几位大人已经不在殿内了，不过皇上可不知道姑娘也等着见皇上呢！”

云歌随着刘询向殿内行去：“大哥不会介意我占用一点他的时间的。六顺，去找个花瓶拿进来。”



刘弗陵靠坐在榻上，脸容清瘦，神情倦怠，可眉目中却有刘询从未见过的平静喜乐。

刘弗陵看到云歌，眼内已再无他人，一边帮云歌掸斗篷上的雪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一场雪竟已经把山后的梅花催开了。”

刘询静静磕了头后，自行坐到了一边。

云歌一边插花，一边笑着说：“是呀！几株树开得可好了，不过，我已经把最好的都给摘回来了，众人赏，不如我们独自赏。”

云歌插好花，将瓶子捧放到窗下，恰能让刘弗陵一抬眼就看见。她推开窗户，天地顿从窗入：漫天雪花轻卷，红梅迎雪怒放。

刘弗陵静静看了一会儿，含笑点点头，云歌将窗户关上。

云歌指指花，指指自己，刘弗陵含笑摇头，云歌皱眉。刘弗陵招手让云歌过去，将云歌插花时掉落在案上的几朵梅花，仔细插到云歌髻中，端详了一会儿，唇角蕴笑，敲了下云歌的额头。

云歌侧头一笑，喜滋滋地出了屋子。

两人未置一语，可一举一动，似已将一切说明。一个未见颓丧，一个也未见哀凄，只是在有限的时间中，尽力共享着世间的美丽。

刘询来之前，不是没想过皇上和云歌现在的情形，可怎么都没想到竟是这样。死亡并不见得痛苦，等待死亡却一定很痛苦，如果不是肯定刘弗陵的病况，一定不会相信这两人是日日生活在死亡的阴影下。

刘弗陵命殿内所有人都下去。

刘询恭敬地垂目静坐，似乎等着随时听候皇上吩咐。

刘弗陵淡淡目视着他，无甚喜怒：“朕还记得第一次见你时，你正在看《史记》，说‘近来喜读先帝年轻时的事情’，你和朕说说你的心得。”

刘询有点怔，记得也是个天寒地冻的日子，当年还是一介寒衣，今日已是皇家贵胄，中间发生了太多事情，好似十分久远，仔细一想不过才一年。

刘询想了会儿后，谨慎地说：“其实也就四个字——‘隐忍’、‘谋划’。”当年，窦太后把持朝政，刘彻日日沉迷于打猎游玩，又召了一帮年轻人陪他胡闹，窦太后看他如此，杀心才稍减，不料就是这帮胡闹的年轻人成了后来威名震天下的御林营。

刘弗陵微笑：“你谋划做得还算过得去，隐忍的功夫却实在太差。心太急，太害怕失去，手段太毒辣，连‘谋定、后动’都算不上。刘贺行事比你周全稳妥许多，法理人情兼顾。”

刘询袖中的手情不自禁地握到了一起，力持镇定地说：“田千秋的事情，是臣办事经验不足，是臣的错。王叔自幼在天家长大，见识气度都非臣所能及，臣在市井中长大，有时候行事不免偏激，臣日后会改，会好好跟着王叔办事。”说着就向刘弗陵重重磕头。

刘弗陵想起身，身子一软，没坐起来，轻叹了口气：“询儿，你过来。”

刘询听到刘弗陵的“询儿”，心头竟是莫名一酸，他这一生，几曾真正做过孩子？

他扶刘弗陵从榻上起来，行到大殿一侧，只看整个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羊皮地图，绘制着汉家江山。山峦、河流、大地、城池都用不同的颜色标注出来，各地的人口也在一旁有注明，让看者陡然生出俯瞰天下的感觉。

刘弗陵问：“江山为何多娇？”

刘询回答得很快：“因为人。很多人喜欢看崇山峻岭、黄河咆哮，臣却从小就喜欢看河道上的船来船往。艚公的号子、渔女的歌声，还有河岸两边的叫卖声，都让我觉得欢喜。没有人的河流太安静，没有人的城池是死城，没有人，就没有秀丽江山。”

刘弗陵点头：“因为百姓，才有江山，所以治理江山一定要有一颗仁心。善待百姓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江山才能秀丽壮美。”

“仁”字上，他已经全然输给了刘贺，刘询不敢多说，只道：“臣谨记。”

刘弗陵语声忽然转硬，隐有寒意：“但光有‘仁心’还不够。如果是太平之世，如果只需要守江山，‘仁’治天下，好事一件！像文帝和景帝，二位先帝让天下百姓享了三十多年的太平富裕。可现在内有权臣弄权，外有夷族进犯，还需要‘狠心’，才可保社稷安稳、江山太平。”

刘询猛地侧头看向刘弗陵，与刘弗陵眼光一触，只觉得他眼内锋芒刺人，竟心生畏惧，立即又低下了头。

刘弗陵道：“朕自八岁登基，自问行事，无愧天下百姓。”

刘询说：“皇上是罕见的仁君。”

刘弗陵却没什么欢喜：“可朕不是个好皇帝！朕有仁心，却无狠心，行事果断狠辣不及先帝万一。”

刘询无语。若刘弗陵是先帝，当年三大权臣的争斗也许就是另外一个局面，先帝根本不会顾忌百姓死活，卫太子之乱时，长安城血流成河，无数无辜百姓被杀。先帝连对自己的亲儿子、亲孙子都是宁可错杀，不可放过。若刘弗陵是先帝，根本不会容他活到现在，那么也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。

刘弗陵指着波澜壮阔的汉家江山，肃容对刘询说：“朕就将这江山交给你了，



只望你心存仁念，手握利剑，治江山，稳社稷，造福天下苍生。”

刘询身躯巨震，不能置信地瞪着刘弗陵，半晌后，他近乎自言自语地问：“皇……皇上是一直都想挑一个果决刚毅的人吗？”

刘弗陵微笑着说：“不错！若选朋友，朕一定会选贺奴，可江山、社稷不容朕用个人偏爱做主。怎么了？你不想要吗？”

刘询忙跪下磕头，人却依旧有点怔怔：“臣……臣谢皇上！”又立即反应过来称呼不妥，改口道：“询儿叩谢皇爷爷大恩。”

刘弗陵站得时间有点久，已经力尽，回身向榻旁行去，脚步虚浮，刘询忙站起，扶着刘弗陵坐回榻上。

刘弗陵说：“你去告诉于安，命他们都进来。”

刘询起身到帘外，依言转述。

一会儿后，几个人从外面鱼贯而入。

刘询一看来人，忙站了起来。

手握西北兵权的赵充国将军、负责京城治安的隼不疑，还有太仆右曹辛延年。赵充国是刘弗陵的人，满朝都知。辛延年有点令刘询意外，隼不疑则令他震惊。

三人齐齐跪到刘弗陵榻前听吩咐，刘弗陵指了指刘询：“从今日起，你们一切行事全听刘询吩咐。霍光若同意让刘询登基，很好！霍光若不同意……”

赵充国定声说：“臣等也会让他同意。”

刘弗陵问刘询：“你可听到了？你可有信心？”

刘询跪下，给刘弗陵重重磕头：“臣叩谢皇上大恩，有三位大人相助，臣定不会辜负皇上厚望。”

刘弗陵让他站起来，命赵充国、隼不疑、辛延年向刘询磕头。

当三人当着刘弗陵的面发誓效忠时，刘询突然有些不敢面对刘弗陵的目光。

三人退下后，刘弗陵说：“朕的布置，就不一一和你说了，他们三人，还有于安会全部告诉你。杨敞是你举荐的丞相，你应该有法子对付他，朕就不操心了。张安世手握燕北兵权，毗邻广陵国的驻兵统领是他的亲信，朕能将张安世算作你的人吗？”

刘询胸有成竹地说：“皇上放心，张氏家族的长兄张贺是臣的恩人，有张贺在，张安世即使不帮臣，也绝对不会帮霍光。”

刘弗陵点头：“朕能为你做的事情，到此为止，以后的事情，朕不想再管。”

刘询忙跪下磕头：“臣接触朝事的日子还很短，万有不妥之处，还需要皇上提点。”

刘弗陵道：“朕的行事风格与你不同，从今日起，你按照你的方式办事。只不过，一定要记住我先头和你说的话，你的‘隐忍’功夫还太差。”

“臣明白，霍光在朝堂内根深脉广，绝非短日内能解决的，若太急，即使把臣的性命搭进去，也解决不了，臣日后，一定谨记‘隐忍’二字，再不敢贪功冒进。”

刘弗陵让他起来，坐到榻前：“你答应朕几件事情。”

刘询道：“听凭皇爷爷吩咐。”

“第一，不管将来发生什么，不许你杀刘贺。”

刘询立即应道：“臣遵旨。”

“第二，不许为难上官小妹。”

“皇后娘娘是皇爷爷的发妻，是臣的长辈，臣日后会向皇后行孙辈之礼，绝不敢轻慢。”

刘弗陵微愣了下，一字字说道：“她只是朕的皇后。”

刘询不解，对呀！上官小妹是皇后，是皇上的发妻，有何不对？却不敢问，只能恭敬地应道：“是。”

“朕会问过她的意思后作安排，不管她走与留，你都要遂她心愿。”

“臣遵旨。”

“在你登基之前，于安能给你不少帮助，等你登基后，恐怕不愿意再看见他，对你而言，他知道得太多，用，不放心，不用，更不放心……”

刘询亟亟想说话，刘弗陵做了个手势，让他不必多说：“放他出宫，不许你动他分毫。”

“臣遵旨。”

刘弗陵想了一瞬后，淡淡说：“也就这点事情了。你把这些东西都写下来。”

刘询提笔，将应承的事情，都在白帛上一一记下，署名、盖好印鉴后，又按了个手印上去。

刘询将书写好的东西拿给刘弗陵看，刘弗陵点了点头。

刘询将白帛卷好，放在了案上，迟疑了一下问：“云歌呢？”

刘弗陵一直的平静淡然终于被打破，眼中转过了不舍：“她只是个山野女子，以后和你们都不会再有关系。”

刘询默默点了点头：“臣有一事拿不定主意，想求教皇爷爷。”

“你问吧！”

“孟珏此人，究竟可用，不可用？”

刘弗陵不答，反问：“放眼天下，你能找到更好的人去治衡霍光吗？”

刘询摇头：“不能。”



“朕一直未真正用他，就是想把他留给你。你将来只是一人，臣子却有成百上千，如何让臣子彼此牵制，是一门极深的学问，你慢慢学吧！霍光在一日，你可以放心大胆地用他，霍光若不在了……”刘弗陵淡淡说，“你比朕更知道该如何办。”

刘询点头：“皇上还有什么要叮嘱臣的吗？”

刘弗陵想了一瞬后说：“据于安事后给朕讲，在和羌族勇士的打斗中，你表现得毫无弱点，直到比试结束，众人依旧看不透你武功高低。孟珏的功夫却是有弱点可寻的，所以当克尔喀塔以为可以斩杀孟珏时，却不料孟珏的‘弱点’根本不是他的‘弱点’。”

刘询以为他当日已经做到最好，不料听到刘弗陵这样的评语，思索了一下，好似有所悟，心里却很不服气，想着结果可是他赢、孟珏输。他向刘弗陵磕头，恭敬地说：“臣懂了。”

刘弗陵道：“你比朕更适合做皇帝，朕已没什么可教你的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刘询磕头，连着磕了三个，却仍然未起来，僵跪了一会儿，又咚咚咚地连磕了九个头，一个比一个重，到最后好似要磕出血来。

他的举动有些莫名其妙，刘弗陵却丝毫未阻止，只微笑着说：“把你的这份心留给天下百姓，你将这江山治理好，把朕未能做到的事情都做了，就可以了。”说着，人歪靠在了榻上，闭上了眼睛，挥了挥手让他走。

刘询站起，走了几步，忽然有些迟疑，犹豫了一瞬，终是不甘心，一咬牙，反身回去又跪下。

“皇上，臣斗胆了，但这次不问，臣怕……臣心中已经困惑了很久，皇上第一次召见臣时，问臣‘这一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’，‘最想做的事情又是什么’，臣斗胆想知道皇上的答案。”

刘弗陵没有立即回答，闭着眼睛，似在思索。

刘询心中稍慰，刘弗陵和他当年一样，这个问题也无法给出答案。

可慢慢地，刘弗陵的眉宇间溢出了笑意。

“快乐的事情太多，一时想不出来哪件最快乐。”

刘询心中巨震，说不清楚是惊讶、羡慕还是嫉妒。

一瞬后，刘弗陵笑着说：“最快乐的事情是娶了个好妻子。”

刘询屏息等着刘弗陵的下一个答案。

刘弗陵眉宇间的笑意淡去，一直未说话，刘询静静站了会儿，看刘弗陵倦意深重，似已睡着，他轻轻起身，正想退下，忽听到刘弗陵轻声说：“最想做的事情是能陪着她一日日变老。”

刘询心惊肉跳，不敢直视刘弗陵。

刘弗陵挥了挥手，刘询立即转身，脚步匆匆，近乎逃地跨出了屋子。

云歌在屋子外面堆雪做雪人。

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两只山猴，毫不畏生地跟在她身后，一时帮她堆一把雪，一时拽着云歌的斗篷，好似怕云歌冷，掸着上面的雪，一时也会帮倒忙，把云歌扫好的雪推散。

云歌不见急恼，笑眯眯地做着自己的事情，由着猴子在她身边闹腾。

在外面的时间久了，虽戴着雪帽，披着斗篷，可她的发梢、鬓角仍凝了不少雪花。

屋檐下立了好几个宦官，却没有一个人过去帮忙，都只是静看着。

看到刘询出来，她抬头一笑，扔了扫帚，跑到屋檐下，一边跺脚，一边把斗篷、雪帽都摘下来，急匆匆地进了屋子。

两只猴子“吱吱”乱叫，似乎十分开心，也跑到屋檐下，学着云歌的样子，跺脚跳腾，把身上的雪都跳落，“滋溜”一下就钻进了屋子。

屋外立着的宦官见惯不怪，任由两只猴子蹿进了大殿。

七喜拿了刘询的斗篷和雪帽过来，服侍刘询穿上，看刘询一直在看云歌，笑道：“那两只猴子是姑娘去年捡回来的，养了一个冬天后，放回了山中。自皇上和姑娘来温泉宫，两只猴子不知道如何得知了消息，时不时来看皇上和姑娘，还常常带礼，上次它们送来的大桃子，比宫里的贡桃都好吃。够精怪的，两只山猴还懂得念旧情。”

七喜打着伞，一直把刘询送到宫门口，赔笑说：“只能送侯爷到此了，奴才另命人送侯爷下山，看这天色，得多打几个灯笼。”

刘询道：“不必了，我常走夜路，不怕黑。自我第一次进宫，大人就对我多有照拂，刘询铭记在心。”

七喜用眼角余光扫了扫四周，笑道：“都是奴才的本分，侯爷若有用得上奴才的地方，尽管吩咐。”

刘询颌了下首，转身离去，七喜要给他伞，他轻摆了下手，没有要。

簌簌雪片，飘落不绝。

因天色已晚，天空积的云层都带着铅灰色，累累叠叠，坠得天像是要掉下来似的，层林越显萧瑟。孤寂的山道曲折而下，好似没有尽头。